呂氏春秋四

四-12
484
6836

口 13
484
36

渡 27 18

1312 484 36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鎮洋畢氏校本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盛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亾也有得有失故思之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

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故由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獷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盧云曠夏似言閒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嘉比而亾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云亦卽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爲閒諜也）伊尹弃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琰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亾夏今本紀年末有訛字此參用馬驌所引文據此則琬琰不但爲二玉名也）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

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愼事）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求無厭足爲貪）天下顫恐而患之（顫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紛紛殽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亾）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泯泯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敢直言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不周於義而將背畔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散）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

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末接刃而桀走遂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鄰如夏（鄰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書武成噫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勝殷入殷未下轟命封黃帝之後於祝（祝之賢世世享商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轟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近此云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俶眞訓冶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封帝堯之後於黎（○御覽二百一作犁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薊黎與薊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轟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亾故又問眾之

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 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 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云已責責古債字注非也 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封崇其墓以章賢也 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佯狂而幽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 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 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士封以爲諸侯也 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爲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爲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去其繇賦也 然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繹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 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 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 馬弗復乘牛弗復服○舊本作牛弗服今從繹史增復字 釁鼓旗甲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眾旗軍械也熊虎爲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 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妖怪 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

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雜事甚作其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愼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舊校云愬一作遡字讀如號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爲二虜哉注非是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雨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無以字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不過三日則飄風暴雨不須臾消也飄風暴雨不須臾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飄風一作焱風案日中不須臾○舊校云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卽過耳卽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雨城下亾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此斯不亾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子尚在此與義賞篇同誤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亾卒終

也○舊校云一作敗　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勁彊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肎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卽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十年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郤人紇也注顯疑本是翹字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肎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肎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篇注末聞也舊作聞之誤　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爲弱

愼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竝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　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襲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襲王傷晉大夫呂錡射襲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竝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間訓說苑敬愼篇與此竝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巵酒子反叱曰嗟韓非作嗟說○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

苑作酒也是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作而謀事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姊子反也皆較醉字勝）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櫪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

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梁伯子云案左傳脣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子胠篋篇作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竝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亦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苟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苟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也）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凫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凫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酋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凫舊作凫何屺瞻云當作凫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厶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厶由呂氏春秋有呫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凫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凫繇之臣也○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　至衛七日而仇郤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亾矣欲鐘之心勝則安仇郤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也　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剟若類掘若壟剟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汝先人之冢也　觸子苦病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郤之○舊校云郤一作退卒北北走也　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案乘猶陵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一作問　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　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湣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誇而自大也卑爲布衣而不瘁聶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狠卽懇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愈愈乎其心之堅固也愈愈明貌空空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乎就就卽猶豫案爾雅釋文猶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從之也其不可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輕俗詆譽也皆謂體道以天之人也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宗本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

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竟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善綣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善綣姓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重也道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驁綠爵者固輕其主驁亦輕也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綠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

見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訛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爲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官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官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爲侯文謚也○梁伯子云

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爲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中聞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差小故曰不亦易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重之舊作勝之訛今案下文改正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彊故荆兵卻偃不敢攻之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堪若魏公子之虛已故不可以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騎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後漢書趙壹傳南人閒訓作委桑左傳作翳桑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謳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

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愴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愴至此也○注謬愴自取言愴惡徑自取之亦不冥也宣孟與脯二朐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

舉車也教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爲君反死反還也而汝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爲君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鬬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爲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言之矣水經注四亦誤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阨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罝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以喻骫桑下之人扞趙盾之難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桑下之人

去慮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爲餘受氏爲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荆魏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訾訾猶歎也詩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重之張儀也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湣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貌作體貌謂湣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侍舊作待訛今從齊策改注同湣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侵兼人而

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淸廟荊固而攻薛薛淸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荊固而攻之淸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荊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齊策作和其顏色）之由是薛遂全顯蹙之請坐拜之謁（坐拜策作望拜）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訛正薄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危厄策作隘窘）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之往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舊本訛作惠益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之子名偃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

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一年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大王獨無意欲之邪　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卽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　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末列子淮南皆有也字　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法則之也　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無官爲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　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荅也）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益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人以逆名不得爲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爲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爲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人則二）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爲大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荊比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

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役人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說苑復恩篇作蹙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蹷）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南作駏驉）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公名齊桓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欲以齊尸爲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爲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郤軍行三十里爲一舍郤賁置也服退也郤舍尸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郤舍在上句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爲敵不收其尸爲京則如何○注謬甚敵齊指齊人爲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

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也勤憂成敎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敎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亾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郎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艮工澤及子孫知大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

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爲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都城過百雉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天下也人之心也湯武以干乘制夏商之國也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皆喜之故曰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因民之欲也所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載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越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埻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埻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辱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也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

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日來至殷也竭何也言以何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也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休息之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

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

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作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衞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爲譆譆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譆爲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衞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成故曰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國雖大民雖眾何譆亢故曰何譆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也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譆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譆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舊校云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

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舊本異上亦有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從之口悟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也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

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審所見知所不見○案意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昊也○注夕昊疑審字衡演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鑊同舊本作一脟訛盧云脟與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脟割輪焠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脟音鑊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脟與鑊同今定爲脟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鑊他書亦皆作一鑊知一脟之即爲一鑊者少矣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漳水○舊校云漳一作灌漳水暴益暴卒益長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

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涉也今水已變而謼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漸水而不知其長謼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天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劒期乎斷無取於名也故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騄驥千里馬名也良劒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劒也取其能斷不期乎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鋣王者乘之遊驩因曰驥驩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劒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爲治也與此契舟求劒者同也時已徙矣

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鼐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城不壞民從於賢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邠人屬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摯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尚未切故

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亾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亾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桀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姐己爲政賞罰無方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刳孕婦而觀其胞○注殷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周國在豐鎬也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威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爲考王人表作哲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爲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

曰是何能爲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爲也○說苑作多不當日是何能然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先亾也居三年晉果亾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踦注踦足也說苑同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淫酒之樂

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錡疇得史鰷趙駢以爲諫臣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弭去苛令三十九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其尚尚也○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曰○說苑無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亾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諂也○次遺字舊校云一作予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爲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廣雅釋言云更償也　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固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亾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亾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言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亾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言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亾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弃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亾故曰造其所以亾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

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

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亾國相望四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亾四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建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此疑

雖存皆嘗亾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愼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爲世。疑是沒身爲賢主時以其亾爲憂也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莊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本作吾不如者

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豈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莊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莊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剋剋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何故使吾水滋今左傳作茲則茲乃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卽史記所云在縲紲中也

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交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新序同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

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客敬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本列禦寇上衍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圃寇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

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之言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子列子同。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猵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目本非有異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說說讀如誣妄之誣億不詳審也○舊本說作誠段云當作說說文說夢言也從言兦聲正如兦無荒嘸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疏也亦謂當爲說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也○亦當作同一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矣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纍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福乎疑人之欺己也故兦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爲兦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悖惑○舊校云爲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

無以接○李本作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亾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亾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亾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甚矣病困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卽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衞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豎刀嘗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快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宮割陰爲奄人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魎魎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字是之言似本字是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爲妖惑也公又曰衞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蕭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字當在令命爲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字疑衍文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

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扇也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字衍○疑見無由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于商爲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與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趮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趮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殽澠池縣西嶔崟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

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徼也曰鳴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衒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衒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衒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衒服卽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二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

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爲句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幷不軾右旣下復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三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亘踊車上也不下車爲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亘踊之亘當從左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胄而下爲是蓋旣下而卽躍以上車示其有勇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南人閒訓作蹇他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侯暗之道（侯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訛作晉注亦訛今從善注改正而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而刪）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入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驩）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遏師必於殽繆公不信○正文舊本作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穀梁傳曰匹馬隻輪

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訛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

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帥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鷩誦之曰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無罪尤也○鷩蓋魯人名與芾載紱字同孔叢子舊訛鞞案當作鞞陳士義篇正作芾　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

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遞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就訛文爲釋非是

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洫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貶之○左氏襄卅年傳貶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貶或作褚梁仲子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云一切經引傳亦作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匡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誦之此之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殖長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

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訾仲尼用則二國亦無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注施舊作此訛案王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訢子產孔子無用之爲事也賢主所以爲事也訢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聽無事治事之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云疑是負功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誦書一篋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近也中山之不取也奚豈二篋哉一寸而亾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爲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亾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夫唯賢主能無爲無爲故不可與爲無爲也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易一作爲氣志視聽動作

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視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水溉鄴後志乃誤仍之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民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

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爲鹵兮生稻粱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譁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呴呴邴邴之殘亾亦猶此也（猶與由同）故呴呴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呴呴也止善功

賢主以之呴呴也（梭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淵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

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孫疑兩可不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証不可信全謝山以皋鼬之會將長蔡於衞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注所言乎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止善舊本誤作亾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鬬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爲一釋文云惟本又作帷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帷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知中故國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及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之事子爲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爲制今日之事殺羊事也○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爲政我爲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他卷不盡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爲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忿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注單醪亦作簞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爲楚莊王事獨享宋邦乂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今改正魯季氏與邱

氏鬬雞邱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案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季氏爲之金距以利鐵作鍛距距峯其距上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邱氏之宮而譆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邱氏宮以爲己宅譆已宅○淮南歸作侵邱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邱氏魯孝公子又下句作而築之宅昭伯亦作單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爲楚莊王事獨享宋邦乂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今改正魯季氏與邱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邱氏昭譆也傷猶譖也○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羣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竝相近以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入世孫成叔爲邱大夫因以爲氏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竝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

盧云案秦遺我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八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亾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爲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

少主也奮彊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慙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慙誠也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諠衰衰肌膚消也而智諠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諠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惡壅卻豈不難也○案淮南兵略訓鵕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鶡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宜也宜利也又云爲也○注頗難通疑宜與圄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眞大有所宜也夫人有所宜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宜之爲敗亦大矣亾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宜邪故凡人必別宜然後知別宜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別能今案文義改

去宥

凡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者而是之也不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

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爲何不當訓惑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爲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及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亾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湣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謂之士也○梁仲子云前樂成篇義士作議士故尹文問所以爲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離邪公玉丹齊臣爲湣王臣其斃由莊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自斃之湣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表淖音女敎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湣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悼齒注東廟篇莊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見齊王尹文名書一公孫龍前策作廟梁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眞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肓以爲臣乎○舊校云肓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舊校云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鬬則是辱也○大夫疑衍大字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此注各本脫李本有王言意以爲未至如是○此注各本脫李本有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鬬者是全王之令也○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齊邑也如衛如之也齊湣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亾率義以霸大也今此湣王繼篡國之胄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校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鎮洋畢氏校本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義禮律殺生與奪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用其力而不勤也

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知故藏之也不欲君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無以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也好爲人臣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剛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騖奮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恬特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恫玉篇作洞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亾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郎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郎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

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愼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溼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謚也○壅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竝作壅遏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邦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廢忘也譽音瞞又音懣玉篇惑也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脯義同用以勇敢而堅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薇故芍藥之似藁本蛇牀之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也○薇蕪博物志作蘼蕪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

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亾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自之顧盻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似主本是生字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爲教詔知而不爲雖知之不與爲名和則成矣其功也和而不矜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官爲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爲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肓爲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海之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命也大湫猶大竇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之也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之也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枉其人也不能使人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不能使人也夫其不明也不幾也近也至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盧云

此所言幾卽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遒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爲而化流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正文夫其不能下缺也字今依注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詢魯隱有鍾巫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淮不以平有繩不以正**淮法正直○淮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子書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

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已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敗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爲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言爲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爲不備也○注則爲朱本作則反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特但衆智

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

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徼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亾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亾也奮能自殃奮彊也夏桀彊其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也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因猶順也人主好以己爲己所好情所欲

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從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爲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案柱在舜臣之稷者弃而以柱當之皐陶作刑虞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爲器○舊本注吳回下衍黎字今刪夏鯀作城鯀禹父也築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合其宜然而非主道者○舊校云主一作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彗示能以能彗示眾○舊校云彗一作爲今案爲字是也注彗示乃表彗之意若作能爲嚴解正文與注竝窒礙威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以自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

爭取容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五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五色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志意傾邪故曰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靜藉假也靜無聲乃有所聞故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明以見無所見故藉明物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得其正故曰廢亾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

驕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驕田獵也田獵禽獸亾國之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爲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信其君不信脩仁義無欲爲可以致治安國之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其君不知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亾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理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釐侯景侯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尒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攻今史記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非

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訛今案下文改聰與聾韻協何以知其皆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畛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以意林作而欲南撫多顩南極之國○顩意林作鸚西服壽靡西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作麻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荒西經作闟耳若之何哉○意林作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淸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

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
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愈得
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
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
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
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
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
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斟乃糂之訛說文糂以米和羹也前愼人篇作不糝晝寢顏回索米
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

食熟選閒與須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
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
祥回攫而飯之煤炱煙塵也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炱煤梁仲子云盧
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炱定作煤炱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
墜今皆依選注刪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
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憶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
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似兔化而爲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祓篡日用而不藏於篋祓篡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祓篡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識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閭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與慮是此誤亦疑虜首當是蔀首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容成作曆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尚○

儀郎常儀古讀儀爲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后羿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郎相土也寒哀作御○寒哀郎世本之韓哀云蜀志郤正傳注引作韓哀舊校云韓哀一本作哀誤孫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著筮著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

之也 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 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知之謂 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 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 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注同趙云極燭猶言徧燭注非 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 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訛厭志意通達不可障塞 精通乎鬼神深微乎南面當陽而治謂之天子也 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反本○朱本注末有也字 而莫爲不成 莫無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 章明也 管子復於桓公復曰墾田大邑○新序大作劬韓詩外傳作墾田仞邑 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 甯遬甯賊○古賊速同音遬卽速 辟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 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 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亾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 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 平原廣城 ○城疑域新序作囿 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 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 ○新序作成甫外傳亦作成

請置以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柱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爲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黃氏日抄引作不任已之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嬴而耳目愈精百官愼職而莫敢愉絰愉解絰緩○舊校云愼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係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

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飾虛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爲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質反本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爲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爲効又疑是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爲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爲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

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爲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注此字疑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盡亂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舊法不改爲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道尚不知不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爲實也○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云一作實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實爲是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際至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韓非外儲說左上任登作王登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已是二人云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以用也

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字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訾相也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矣

小戶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一作任案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當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亾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當染篇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駭唐誤齊用蘇秦

而天下知其亾（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訛作甚今亦從說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苑作若當中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若說苑作亦）射魚指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螘也）攫鉤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幷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達）不用象譯狹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譯國語所謂曰鴃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鴃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狹鞮閩越周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寄此作鴃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鴃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之畿）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莊德不莊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莊德不莊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莊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脫漏今依傳補十二字）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眾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

○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則無敵也　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　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也　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所以天下爲國　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行其威易也　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　湯其無鄗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鄗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鄗說見慎大篇　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亾也　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凶凶逆也　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亂世而王尚爲少　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而戰武王陳其牧野倒矢而射橫戈由是彌易　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

輶沙用鳩山用樏○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毬泥用輔山用樏釋音云毬乃鳥切推版具又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輶毬窮廬葉林宗因其勢本作毬俗本作鳩至脩務訓葉本亦作鳩矣

也者令行○案因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教受受因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嘗識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也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欲望之也由未定竟且屈力而況衆人乎屈竭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

分而已矣 分土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注定分似當作分定 莊王圍宋九月 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五年康王圍宋五月 康王楚其王審之子莊王之孫年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 聲王楚惠王能章之子在春秋後 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亾非不可亾也以宋攻楚矣時止矣 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壬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注壬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闔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爲宰予 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 相憎不可並也故願去一人 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作汝識一作議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悔恨 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曰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 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 何以知其然

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聃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作壺子弟子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注舊本道書二十五篇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爲齊人此獨以爲楚人當別有據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區以別也目不

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商
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
也將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
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一則治兩
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閭者不一也（驪馬騑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騑策轡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
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何隱者詹何曰爲身）詹子豈以國可無
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治也意林兩爲字卽改作治）詹子豈以國可無
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而國
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
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
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
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
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
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
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

壽三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爲楚將又相魏爲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柱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柱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柱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時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武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故曰困於王錯○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

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斷割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越王句踐破吳越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艾陵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史表滅宋者齊湣王也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嬴絀之化耶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濬　朱昌壽校